

中国古典文学鉴赏丛刊

聊齋志異鑒賞集

人民文学出版社



中国古典文学鉴赏丛刊

聊斋志异鉴赏集

人民文学出版社编辑部编

封面设计：苏彦斌

聊斋志异鉴赏集

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北京朝内大街166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北京新华印刷厂印刷

字数 123,000 开本 850×1168 毫米 $\frac{1}{32}$ 印张 14 $\frac{3}{4}$ 插页 2

1983年12月北京第1版 1983年12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 00,001—38,030

书号 10019·3590

定价 1.55元

《中国古典文学鉴赏丛刊》

编辑说明

新中国成立以来，运用马列主义的观点和方法，对中国古典文学作品进行研究，已经取得了可喜的成果；但是，对古典文学作品的艺术形式和写作技巧，却较少作专门性的分析和探讨。这方面的工作虽然已经受到重视，但仍有待于深入和提高。为此，我社编辑这套丛刊，出版诗歌、小说、散文、戏曲等各种文学样式的鉴赏专集，对作品的意境、结构、技法、修辞、风格等艺术特点，突出重点，深入分析，以期为青年文学工作者提供艺术借鉴，加强广大读者对古典文学作品的鉴赏能力，从而不断提高文艺鉴赏的理论水平。

编辑这套丛刊，是一个新的尝试，还缺乏工作经验，敬希广大读者提出宝贵意见。

人民文学出版社编辑部

HG33/100

目 录

设幻为文 寓言为本

——漫谈《劳山道士》……………均 地 1

附：《劳山道士》

写人写狐高人一等

——谈《娇娜》的人物描写艺术……………刘文忠 10

附：《娇娜》

浅谈《青凤》的性格描写……………赵齐平 23

附：《青凤》

荒诞不经而近情入理

——谈《画皮》的人物……………均 地 36

附：《画皮》

《婴宁》赏析……………张稔璞 李永昶 48

附：《婴宁》

《聂小倩》里的艺术辩证法……………李汉秋 62

附：《聂小倩》

一个光彩照人的艺术形象

——《水莽草》中祝生形象浅析……………毕桂发 76

附：《水莽草》

东泰西华各争奇

——谈《莲香》的艺术构思·····张燕瑾 88

附：《莲香》

“世间只有情难画，谁似先生写状来？”

——《阿宝》读识·····王星琦 105

附：《阿宝》

一篇并不虚幻的狐女故事

——《红玉》简析·····袁世硕 117

附：《红玉》

一曲知己之爱的颂歌

——《连城》赏析·····黄竹三 130

附：《连城》

艺术幻想中的批判与追求

——读《罗刹海市》·····郭豫适 荀 茵 141

附：《罗刹海市》

凄婉哀艳 扑朔迷离

——《公孙九娘》分析·····马瑞芳 163

附：《公孙九娘》

咀嚼有余味 百过良未足

——《促织》读赏·····贝远辰 177

附：《促织》

《辛十四娘》赏析·····常振国 降 云 189

附：《辛十四娘》

试谈《鸦头》的人物描写·····韩 伟 204

附：《鸦头》

开卷有味 心随神往

——谈《花姑子》中悬念的运用张燕瑾 218

附：《花姑子》

艺术与道德并存

——读《西湖主》随想宁宗一 230

附：《西湖主》

天真的姑娘 复仇的女性

——谈《窦氏》篇的窦氏形象李春祥 244

附：《窦氏》

两个“小鬼头” 并蒂两朵花

——谈《小谢》篇中的秋容和小谢陈抱成 253

附：《小谢》

领异标新 别具一格

——《梅女》赏析李厚基 林 骅 266

附：《梅女》

炎凉世态的一面镜子

——《胡四娘》赏析孙一珍 280

附：《胡四娘》

一曲难忘

——浅谈《宦娘》情节描写上的艺术成就何国治 292

附：《宦娘》

幻实相生 以貌写神

——《阿绣》赏析周先慎 304

附：《阿绣》

波诡云谲 幽香不尽

——《小翠》读赏王思宇 318

附：《小翠》

从《梦狼》谈蒲松龄的艺术倾向……………何满子 335

附：《梦狼》

构思新巧 形象生动

——《司文郎》赏析……………马振方 344

附：《司文郎》

《张鸿渐》赏析……………张懿 李永纪 357

附：《张鸿渐》

回环往复 盘旋生辉

——谈《席方平》的情节艺术……………宋靖宗 372

附：《席方平》

《胭脂》的人物和情节……………振甫 385

附：《胭脂》

有情才动人

——《葛巾》乳弹……………蓝翎 402

附：《葛巾》

人淡如菊

——《黄英》赏析……………王双启 416

附：《黄英》

漫笔《晚霞》的艺术美……………孙一珍 427

附：《晚霞》

略谈《白秋练》的人物描写……………黄天骥 439

附：《白秋练》

奇情绮想 文心独运

——读《王桂庵》……………王立兴 452

附：《王桂庵》

设幻为文 寓言为本

——漫谈《劳山道士》

均 地

《聊斋志异》一书，有人将“附则”计算在内统计，总共五百四十二篇。其中有许多是标准的小说，但这篇《劳山道士》却不是以激发人们的激情当作自己崇高的最终目的，而是同人们的认识打交道，仅仅想说服人们来认识一条道德真理的。虽然《劳山道士》把它的道德真理引到王生娇惰，学道恶劳，但求小术，终于碰壁的这一特殊的事件上，并将真实性赋予这个特殊事件，有人物，有故事情节，而且形象生动，但其目的是为了让人认识它所宣扬的道德真理，所以不是小说，而是“设幻为文”，“寓言为本”。它主要是先秦诸子中的寓言的继承，而非主要是唐代传奇小说的发展。

歌德在《关于艺术的格言和感想》中说：“诗人究竟是为一般而找特殊，还是从特殊中显出一般，这中间有一个很大的分别。由第一程序产生出寓意诗，其中特殊只作为一个例证或典范才有价值。但是第二程序才特别适宜于诗的本质，它表现出一种特殊，并不想到或明指到一般。谁若是生动地把握住这特殊，谁就会同时获得一般而当时却意识不到，或是到事后才意识到。”①《劳山道士》是由“第一程序”产生的，不是“第二程序”的作品，我们以为是如此。

首先明确《劳山道士》是“设幻为文”、“寓言为本”的，为的是免得有人不恰当地以小说去要求它，挑剔它。指出它是“第一程序”的产物，亦为的是更有利于理解它，丝毫无损于它艺术的光辉。《伊索寓言》是典型的“第一程序”的创作，谁能说它的文学价值比一般诗、戏剧和小说低呢？

“设幻为文”，并非所写的全是虚无缥缈与人事完全无关或毫不相类的离奇的怪物和情节，只不过时真时幻，似幻似真而已。故事中的主人公王生，便是个在现实生活中经常可以见到的一般的人。

“邑有王生，行七，故家子。”这是《劳山道士》的开头。类似这样的开头，可以说是《聊斋志异》继承我国史传文传统的常例，一般都写得十分简要。这里也是如此，仅仅用了九个字，便交代清了王生的姓氏、籍贯、出身和行第。写成同“邑”人，意在增加真实感。说他“行七，故家子”，暗示他从小娇生惯养，没有正当的谋生手段，而又不能安贫。他叫什么名字，有过什么经历等等，和要讲述的故事无关，只字不提，惜墨如金。

紧接着写他“少慕道，闻劳山多仙人，负笈往游。”迅疾地引入了故事。一个“慕”字，透露出他信道不笃，为他以后的“不堪其苦，阴有归志”，要求“略授小技”即便下山伏根。

上劳山后，拜道士为师，仍用简笔，只突出道士所说“恐娇惰不能作苦”和王生所答“能之”的简短对话。其后，马上写王生“随众采樵”，“过月余，手足重茧，不堪其苦，阴有归志”。前后形成强烈的对比，揭露出王生的言行不一，意志不坚，从而鲜明地表现了他娇惰的性格特征。

如何解除王生的“阴有归志”呢？不是劳山道士的训诫，不是师兄弟们的规劝，而是：

一夕归，见二人与师共酌，日已暮，尚无灯烛。师乃剪纸如镜，黏壁间。俄顷，月明辉室，光鉴毫芒。诸门人环听奔走。一客曰：“良宵胜乐，不可不同。”乃于案上取壶酒，分贐诸徒，且嘱尽醉。王自想：七八人，壶酒何能遍给？遂各觅盃盂，竞饮先酌，惟恐樽尽；而往复挹注，竟不少减。心奇之。俄一客曰：“蒙赐月明之照，乃尔寂饮。何不呼嫦娥来？”乃以箸掷月中。见一美人，自光中出。初不盈尺；至地，遂与人等。纤腰秀项，翩翩作霓裳舞。已而歌曰：“仙仙乎，而还乎，而幽我于广寒乎！”其声清越，烈如箫管。歌毕，盘旋而起，跃登几上，惊顾之间，已复为箸。三人大笑。又一客曰：“今宵最乐，然不胜酒力矣。其钱我于月宫可乎？”三人移席，渐入月中。众视三人，坐月中饮，须眉毕见，如影之在镜中。移时，月渐暗；门人然烛来，则道士独坐而客杳矣。几上看核尚存。壁上月，纸圆如镜而已。道士问众：“饮足乎？”曰：“足矣。”“足，宜早寝，勿悞樵苏。”众诺而退。王窃忻慕，归念遂息。

这一段文字，驰骋幻想，恍忽迷离，使其事件的特殊性和人物的个性分外鲜明。它一箭而双雕，明写了劳山道士，暗写了王生；正面写了道术的神奇，侧面写了主人公的心灵。明写、正写不惜笔墨，目的在于借宾定主，深入发掘主人公王生的灵魂。王生对此畅饮、听歌、观舞及出入月宫，由疑而“奇之”，由“奇之”而“忻慕”，由“忻慕”而“归念遂息”，这等于是给他的“慕道”作的诠释，揭露他“慕道”的具体内容，不过是追求美酒、丽姝、轻歌、曼舞之类的生活而已。这样一写，王生娇惰的性格便得到了发展和丰富。

剪纸为月而光鉴毫芒，壶酒饮众而挹注不减，箸化嫦娥而歌舞翩跹，移席月中而须眉毕见等等，都是现实生活之所无，因而劳山道士宴客场面的描绘是从真入幻。但是，幻中有真，真在其饮酒、歌舞以及王生疑、奇、慕的心理活动等细节描写，都是取材于现实生活，读者在现实生活中可以看见的。幻中有真，还在于

前此有过“劳山多仙人”，劳山道士“神观爽迈”，其言“理甚玄妙”的介绍，因而这里的描绘符合幻想逻辑的特殊的真实。古今不少反映现实生活的作品读者认为不真实，这儿是“设幻为文”，倒使读者没有虚假的感觉，此间的奥秘，岂不值得人深思吗？

基于王生娇惰的性格，他不可能长期坚持“早樵而暮归”，“道士并不传一术”的清苦生活，情节因此产生波澜，自然地发展到“又一月”，王生“苦不可忍”，于是公开叫屈，决定辞师归家。“道士笑曰：‘我固谓不能作苦，今果然。明早当遣汝行。’”他便要求“略授小技”。什么“小技”呢？穿墙之术。对此，“道士笑而允之”。这一情节的发展，不仅进一步写了王生的娇惰，并且用他只求穿墙小技，而最高奢望亦不过得“长生术”而已，有力地嘲讽了他不知求道的荒唐可笑和只想穿墙的动机不良。墙壁无阻，岂不可以任意为奸作贼吗？道士的两“笑”，万勿忽视。第一次“笑”，是道士对自己初见王生时断定其“娇惰不能作苦”的肯定，对王生娇惰的否定，有浓厚的轻蔑意味。第二次“笑”，则是对王生不良动机的批判，笑外之意是说：你不求道而求术，又单择穿墙之术，意欲何为？想作偷鸡摸狗之徒吗？等着瞧吧，我会给你点“甜”头尝尝的。道士的两“笑”，正代表了作者的态度，也符合读者的倾向。

道士对王生“每见师行处，墙壁所不能隔，但得此法足矣”的请求，既“笑”之而又“允之”，态度并不矛盾，下文自明。作者这里不写道士拒绝，而要写道士“允之”，颇具匠心，我们留待后面来说，现在且先欣赏道士传授穿墙术的描绘吧：

乃传以诀，令自咒毕，呼曰：“入之！”王面墙不敢入。又曰：“试入之。”王果从容入，及墙而阻。道士曰：“俛首骤入，勿逡巡！”王果去墙数步，奔而入；及墙，虚若无物；回视，果在墙外矣。大喜，入谢。道士

曰：“归宜洁持，否则不验。”遂助资斧遣之归。

咒诀触墙，“虚若无物”，绝非现实生活之中所有，当然是“设幻”，但写王生第一次“不敢入”，第二次“及墙而阻”不能入，第三次才“去墙数步，奔而入”，极有层次，亦近情理，却使人有真实感。道士的言行，写得也很生动，使人仿佛如闻其声，如见其装腔作势的神态。道士“归宜洁持，否则不验”的郑重的嘱咐，是他为后来王生的碰壁自留地步，是对王生后来碰壁的暗示。道士“俛首骤入，勿逡巡！”的指导和王生“奔而入”的行为，则是后文王生碰壁的必不可少的铺垫。如果王生这里是咒诀而“从容入”，那末后来纵使“及墙而阻”，出乖露丑，也不至于“头触硬壁，蓦然而踣”。有此铺垫，就显得针线绵密，严丝合缝。

王生归家后，作者对他极尽嘲讽之能事，先扬一笔，写他“自谓遇仙，坚壁所不能阻”，神气十足；随即抑之，写他“去墙数尺，奔而入，头触硬壁，蓦然而踣。妻扶视之，额上坟起，如巨卵焉。”当面出羞，令人一快，有的读者便兴奋地说：“观至此，当浮一大白。”（但明伦语）王生怎么在道士面前时能“及墙，虚若无物”，而回家后便头触墙壁而踣呢？是他违背了道士“归宜洁持”的嘱咐吗？找不出他有不“洁持”的表现。可见他之碰壁，是道士有意识要教训他，而“归宜洁持”的嘱咐只不过是故弄玄虚罢了。惟其如此，所以有人读到王生碰壁后，“王惭忿，骂老道士之无良”时，评论说：“墙壁能入，奸盗可为，头触而踣，道士所以全之也，何骂为？”（冯镇峦语）

恩格斯在《致敏·考茨基的信》中说：“倾向应当从场面和情节中自然而然地流露出来，而不应当特别把它指点出来。”^②故事到了王生碰壁惭忿，责骂道士不良，人们已经可以完全了解其倾向，是否应当再有其后“异史氏曰”的议论？有了，是否不符合

文艺创作的原则呢？

要回答这个问题，我们必须再次明确，这篇《劳山道士》不是小说，而是“设幻为文”、“寓言为本”之作。它的情节的感性的设想，只是借以让人们易于接受其道德真理的手段而已，最后必须正面揭示和阐述其道德真理。正如莱辛在《论寓言的本质》中所说的那样：“寓言的最终目的，也就是创作寓言的目的，就是一句道德教训。”^③因此，如果以恩格斯谈论小说创作的意见来强求《劳山道士》是不恰当的，而《劳山道士》最后“异氏史曰”的议论是必不可少的，绝非画蛇添脚，破坏艺术形象的败笔。

我们这样说，并不认为作者头脑里有伊索的 Fabel（寓言）的概念，以西方寓言为模式而进行创作。在《聊斋志异》中一些确系小说的篇章之后，不是也常有“异史氏曰”的议论吗？非常明显，《聊斋志异》的“异史氏曰”是《史记》的“太史公曰”的继承。但是，我们亦无可否认，在我们的先秦诸子的著作中，确实有许多先讲一个故事，接着就此故事阐述一个道理的寓言的存在，而《聊斋志异》是接受其影响的。因此不能以其小说亦有“异史氏曰”来否定《劳山道士》以“寓言为本”，从而否定其“异史氏曰”的议论。问题的关键，更主要的还在于《劳山道士》中“异史氏曰”的议论本身有无意义，和它前面的形象的创造是否有机的结合。这段“异史氏曰”的文字不长，兹抄录于下：

闻此事未有不大笑者；而不知世之为王生者，正复不少。今有佗父，喜疾毒而畏药石，遂有舐痛吮痔者，进宣威逞暴之术，以迎其旨，诤之曰：“执此术以往，可以横行而无碍。”初试未尝不小效，遂谓天下之大，举可以如是行矣，势不至触硬壁而颠蹶不止也。

这段议论，是依据其故事而生的，不同于空洞的说教。它将道德真理集中于一点而发挥，指出凡是喜人奉承，畏人直言，妄

图以投机取巧的权术而横行无忌者，其结果没有不“触硬壁而颠蹶”的。从正面来领会其意，是说作人作事，必须老老实实，刻苦努力。它还捎带讽刺了舐痛吮痔的阿谀逢迎者，虽然不是其主要锋芒之所向。由此可见，这段议论不仅和前面的形象的描述是有机的结合，而且具有前面形象的描述所没有的本质地揭露社会的意义，因此是可贵的。由于它的存在，才与故事部分共同使《劳山道士》达到了一定的思想高度。

这篇“设幻为文”、“寓言为本”的《劳山道士》，由于其艺术和思想的成就，直到今天，仍能给人以美的享受和有益的启示，因此，一九八〇年九月，它绝非偶然地被改编为电视剧搬上了屏幕，据说还将拍摄成美术片搬上电影银幕。我们深信：《劳山道士》，必将有越来越多的人喜爱它。

一九八二年六月

-
- ① 转引自朱光潜《西方美学史》第416页。
 -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6卷第385页。
 - ③ 见《古典文艺理论译丛》第七册第137页。

【附】

劳山道士

邑有王生，行七，故家子。少慕道，闻劳山多仙人，负笈往游。登一顶，有观宇，甚幽。一道士坐蒲团上，素发垂领，而神观爽迈。叩而与语，理甚玄妙。请师之。道士曰：“恐娇惰不能作苦。”答言：“能之！”其门人甚众，薄暮毕集，王俱与稽首。遂留观中。凌晨，道士呼王去，授以斧，使随众采樵。王谨受教。过月余，手足重茧，不堪其苦，阴有归志。一夕归，见二人与师共酌。日已暮，尚无灯烛。师乃剪纸如镜，粘壁间。俄顷，月明辉室，光鉴毫芒。诸门人环听奔走。一客曰：“良宵胜乐，不可不同。”乃于案上取壶酒，分贖诸徒，且嘱尽醉。王自思：七八人，壶酒何能遍给？遂各觅盎盂，竞饮先釂，惟恐樽尽。而往复挹注，竟不少减。心奇之。俄一客曰：“蒙赐月明之照，乃尔寂饮，何不呼嫦娥来？”乃以箸掷月中。见一美人，自光中出，初不盈尺，至地，遂与人等。纤腰秀项，翩翩作“霓裳舞”。已而歌曰：“仙仙乎！而还乎！而幽我于广寒乎！”其声清越，烈如箫管。歌毕，盘旋而起，跃登几上。惊顾之间，已复为箸。三人大笑。又一客曰：“今宵最乐，然不胜酒力矣。其饒我于月宫可乎？”三人移席，渐入月中。众视三人坐月中饮，须眉毕见，如影之在镜中。移时，月渐暗。门人燃烛来，则道士独坐，而客杳矣。几上看核尚存；壁上月，纸圆如镜而已。道士问众：“饮足乎？”曰：“足矣。”“足，宜早寝，勿悞樵苏。”众诺而退。王窃忻慕，归念遂息。又一月，苦不可忍，而道士并不传教一术。心不能待，辞曰：“弟子数百里受业

仙师，纵不能得长生术，或小有传习，亦可慰求教之心。今阅两三月，不过早樵而暮归。弟子在家，未谙此苦。”道士笑曰：“我固谓不能作苦，今果然。明早当遣汝行。”王曰：“弟子操作多日，师略授小技，此来为不负也。”道士问：“何术之求？”王曰：“每见师行处，墙壁所不能隔，但得此法足矣。”道士笑而允之。乃传以诀，令自咒，毕，呼曰：“入之！”王面墙，不敢入。又曰：“试入之。”王果从容入，及墙而阻。道士曰：“俯首骤入，勿逡巡！”王果去墙数步，奔而入。及墙，虚若无物，回视果在墙外矣。大喜，入谢。道士曰：“归宜洁持，否则不验。”遂助资斧遣之归。抵家，自谓遇仙，坚壁所不能阻。妻不信。王效其作为，去墙数尺，奔而入，头触硬壁，蓦然而踣。妻扶视之，额上坟起如巨卵焉。妻揶揄之。王惭忿，骂老道士之无良而已。

异史氏曰：“闻此事，未有不大笑者。而不知世之为王生者，正复不少。今有佗父，喜疢毒而畏药石，遂有吮痂舐痔者，进宣威逞暴之术，以迎其旨。诒之曰：‘执此术也以往，可以横行而无碍。’初试，未尝不小效，遂谓天下之大，举可以如是行矣，势不至触硬壁而颠蹶，不止也！”